

cmchao / November 17, 2011 08:12AM

[劉其偉的探險生涯](#)

劉其偉的探險生涯

【劉寧生】

1993年我和父親劉其偉一起去巴布亞紐幾內亞探險，當時他八十二歲，父親很感嘆地說：「造化弄人，以前我有體力時，沒有單位要贊助我，現在老了，也可以找到贊助了，但我已經沒體力了。」他七十多歲在台灣各部落作原住民研究和去婆羅洲作原住民文化採集時，身體仍很好，他很能熬。

在巴布亞，我們最後一站在西匹河，蚊子太多了，每個人都被咬得又痛又癢，我們都搽了最強的防蚊藥，照咬。我的手都腫爛了，我告訴父親：「我有點吃不消了。」因為我錄影，手不能動，蚊子更肆無忌憚地咬，父親看我這樣，只好答應回家，我們便沒有繼續往西匹河更上游進去，而提早幾天回來。在塔里高地時，我曾被跳蚤咬過，腫得像杯子那麼大，奇癢無比，有一位巫師，便抓了幾把有刺的咬人貓，把我的衣服抓起來，往我身上拍打，痛得我冷汗直流，卻不癢了。整個行程，父親對吃比較有意見，蔬菜就是指樹葉，配上魚、肉罐頭或餅乾，餐餐一樣，他看了都沒胃口，有時中午沒飯吃，喝點水，就過了；他最喜歡喝咖啡，我們帶即溶咖啡去。

那次探險，我深深地感覺父親對異文化是打從心裡的尊敬，他並沒有把他們當成一般人眼中所認為較低的民族。後來我的環航旅行再次經過巴布亞，我更感覺到一般的觀光客不會用公平的角度來認識異文化，他們會以個人既有的文化來評析當地文化，譬如在買賣東西時，他們會說：「好髒！」「這東西能吃嗎？」這種心態值得商榷。

當我正與一位巴布亞人坐在地上聊天，我從觀光客的肢體語言，就知道文化之間的交流有多困難，他們連認識的意願都沒有，更不必談認同。那位巴布亞小販後來對我說：「只有你肯跟我們坐在一起，認同我們。」我想，全世界的人若只說一種語言，吃、穿一樣，豈不太單調了。經過父親的薰陶與潛在的影響，我也從中了解尊重異文化的重要。我經過大溪地時，當地的原住民在受到外來文化幾百年的影響後，他們都努力恢復自己的音樂、舞蹈。

高更當年去大溪地時，與當地政府極端對立，政府正壓制大溪地的文化，尤其傳教士對他們的舞蹈，都看得嚇昏了，只因為舞蹈中對性的挑逗非常直接。其實這就是他們舞蹈的精神，是為了族群的繁衍。許多原住民酷好戰爭，也有吃人肉、獵人頭的風俗，吃人肉是一個儀式，獵人頭是尊敬他的敵人，要得到他的精神、智慧，而我們「是單純的認為那是不道德、野蠻的行為，其實要去認識他們的文化，才知道他們為何有那些儀式」，這都是我從父親身上學來的。

- 劉其偉百歲誕辰紀念特展《愛與關懷》於台中市市役所（台中市民權路97號）展至12月11日，每周二至周日下午1：00-9：00，詳情請參閱劉其偉網路美術館：www.max-liu.org。

【2011-11-14/聯合報/D3版/聯合副刊】
